

# 爱的归宿

SULIANWENXUE



奥·冈察尔 著

当代苏联文学

图书馆



1X5454

1512.4  
92



女子学院 0059877

# 爱的归宿

奥·冈察尔 著

力冈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Олесь Гончар  
БЕРЕГ ЛЮБВИ

---

根据苏联《小说月报》1977年第10期译出

责任编辑 小 冰  
封面设计 晓 华

爱的归宿

奥·冈察尔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8.75 插页: 2 字数: 189,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

统一书号: 10102·948 定价: 0.70元

春天，以及阳光明媚的初夏，本地卫生学校的姑娘们常常在一座古城堡内进行防空演习。这些未来的医务工作者们带着担架，有时还戴着防毒面具，穿着笨重的防护服，挎着红十字包，在长满灰色艾蒿的荒野上散了开来，带着琅琅的笑声穿过假设的放射地带，抢救假设的伤员，不停地抢救、抢救、抢救……

这块城垣环绕的地区正适合做这一类的事情：因为这里到处是荒草丛生的洼地和山丘。每到夏季，考古工作者也在这里忙了起来：不停地挖呀，挖呀。旁边的山坡上，羊群在活泼愉快地奔跑着……这座城堡，这座罗马时代、或者更久远时代的古老建筑物，早已不再使人望而生畏。鸟雀在堞眼里筑巢；一些游客在一个个敌楼上留下歪歪斜斜的题词，希望自己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只有从海上看，这座城堡还保持着昔日它那威严的神态：航海者从很远处就能看到它那矗立于悬崖峭壁之上、俯视着海湾和一个到处是葡萄藤的白色小城的雄姿。望着城堡的敌楼，令人产生一种神秘之感，不由得想起一位古人，缅怀他当年的豪语诗情……

当年在这里，罗马人或者土耳其人曾经将受尽凌辱的俘虏拖进城寨进行百般摧残，如今年轻的女实习生们却在城垣之内欢快、轻盈地飞翔，透过防毒面具的镜片，用笑眼迎送

着过往的行人。

演习中间休息的时候，她们纷纷登上微风拂拂的城垣，摆动着她们那白衣素裹的身姿。远远看去，宛如一群白鹅；她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冷食，那是在城堡入口处一个胖婶婶那里买来的，胖婶婶穿的也是白色长衣。姑娘们虽然很累，却十分愉快，她们对刚才的演习感到非常满意，仿佛她们真的将人救活了。她们说俏皮话，取笑在附近土坑里进行挖掘的考古专业大学生。这些科学勇士们，象古罗马采石场上的奴隶那样，打着赤膊，汗流浹背，一天到晚在那里凿呀，刮呀，不住地在搜寻。

“喂，他们希腊人日子过得怎样？”女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他们谈不谈恋爱？”

“看不看电影？”

“他们把自己的诗人流放得这么远，究竟为了什么？”①

“把爱情的歌手都流放了！唉呀，真够野蛮！”

取笑由你，大学生们一概不作回答。

他们似乎没有听见，他们正埋头干自己的事情呢。他们正干得气喘吁吁，土坑里闷热得很哩。他们弯腰弓背，专心致志，难得有谁朝旁边望上一眼，尽管旁边聚拢了一群笑声琅琅的姑娘，那一双双晒得黑黑的、挺秀的小腿儿正在那儿养精蓄锐，单等着参加晚上的舞会。

要是敬爱的老师薇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带领姑娘们实习，这些未来的医务工作者们就把多半的注意力集中到她身

---

① 指古希腊诗人奥维得·普布利·纳庄(公元前43年——公元17年)著有长诗《变形记》。被奥古斯都皇帝流放到里海岸。

上。她曾受红十字会的委派，到过一個遙遠的南方國家，不久前才從那兒回來。

“真是太有意思了，再給我們講一點吧，薇拉·康斯坦丁諾芙娜，讲讲我們的仙鶴在那兒過冬的美麗的孟加拉……”

這真是一個詩人的國家，這兒的愛情永遠忠誠，這兒四季如春，這兒有黑色的眼睛，明麗的笑容，女人的手臂象天鵝的翅膀，連蛇都會給迷得神魂顛倒……瞧，一條巨大的蟒蛇直豎在那兒，晃動著頭，在欣賞姑娘的舞姿，那姑娘就在蟒蛇跟前也象蛇一樣扭動著身軀，擺動兩肩，舞出千姿百態，飄然欲飛，那是一個酣舞中的寬裙的茨岡姑娘……

可是薇拉·康斯坦丁諾芙娜今天不知為什麼不願意講：她臉上顯出沉思的樣子，眼睛流露出憂郁的神情。即使開口，呈現在女學生們眼前的也不會再是歡樂的舞蹈，而是一群群吃不飽肚子的兒童，精疲力盡的母亲，到處伸著長滿潰瘍、骨瘦如柴的手，張著燒紅的眼睛，向你乞求幫助……紅十字站通宵開放，就象處於包圍之中，病人和飢餓者的叫聲一刻不停，儘管不住地在分發藥品和食品，可是等待治療和食物的人不見減少；就連你自己，經過這樣一些不眠的孟加拉之夜，也會頭昏眼花，因而也就無暇領略孟加拉的美景……可嘆這個四季常青的神話中的伊甸園，我們人類祖先發端的地方！到處潮濕而悶熱的夜，害霍亂的人在帳外呻吟，你自己也因為極度疲勞禁不住昏昏欲睡，眼前出現幻影，出現一個身穿白大褂的妖婆，睜眼一看，又是一個很大的怪物，還說不出它叫什麼名字，它十分機警地坐在盛食物和藥品的箱子上。那小小的孟加拉爬蟲，很象你童年時見到的蜥蜴。也許，它就是當初誘惑過夏娃的那條蛇的后代？這個令人難以捉摸

的东西一动不动地直盯住你，谁又知道它会不会跳过来？不是一条毒蛇，会不会致人死命？

然后又是直升飞机将你送往更遥远的地区。你俯瞰大地，一片汪洋，混浊的热带河流到处泛滥，偶尔只能看到尚未淹没的树顶，找不到一块可以着陆的地方。等到终于找到一块陆地，等待着你的依然是那副情景：潮湿而闷热的空气和向你伸出的无数只手，无数痛苦、陌生的眼睛里流露着无尽的哀求。

“薇拉·康斯坦丁诺芙娜，您在那儿究竟有什么感触？”

“孩子们，我觉得，我应该那样，我必须那样。就是说，我的责任是救死扶伤……”

她的声音是平静的，但在她们听来，这就是一个战士的心声，是她们学校陈列室的墙上挂着的照片上那个笑容可掬的戴大耳帽的年轻姑娘所发出的声音。当年她就是那个样子，如今已满头银丝，目光无神，脸上早已失去青春的光彩。难道她们，她的学生们，有朝一日也要变成这个样子？

英娜·雅戈尼奇，这个全校的光荣，全优生，还是个诗人（她创作的歌曲已由学生业余合唱团演唱），她满怀同情和关切地望着老师那失去青春光彩的面孔，突然换一种严肃的语调问道：

“薇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听说，您不论到哪里，都要留下一片心……”

“也许是这样。”

“唉呀，这可有点危险。”斯维特兰娜·乌西克一面照着小镜子，望着自己的长睫毛，一面调皮地笑着说。“这儿留一片，那儿又留一片……这样下去，不是要发生心力衰竭

症状吗？”

“一颗舍得给人的心，是永远不会衰竭的。”女教师兴奋地、甚至有点气恼地回答说。

“啊，我是说着玩儿的。”斯维特兰娜声辩说，“请您原谅。”

“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薇拉·康斯坦丁诺芙娜没有讲下去，但是似乎姑娘们能猜度出未说出的意思：“为了崇高事业不能吝惜自己的心；我过去给你们讲过，今天还要给你们讲。孩子们，也许你们当中很快就有人去尝尝热带滋味，——到那时候自己就会相信，人的心会发挥多么大的作用……满载红十字会救济物资的运输机在混浊的洪水中寻找着陆点，可是水泥地面实在难找，以致降落时，飞机轮子上的橡皮都会起火，不得不用灭火器扑灭……水里到处是细菌，到处是顶可怕的瘟疫；你天天看到的是苦难、肮脏不堪、不讲卫生，到处是可怕的疾病的病原体，你会感到束手无策……可是你还得振作精神，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重新投入战斗，每跨出一步，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尽管你很想活下去，尽管你求生的欲望非常强烈，不亚于所有死去的人，不亚于现在的你们……”

有的地方瘟疫在肆虐，暴风在狂号，将轮船掀入海底，可是这里，在城堡里，是这样宁静，这样明丽，这样美好。来往于沿岸各码头的《流星号》偶尔驶过，有时在遥远的天际出现一艘轮船，随即又消失在海的远方。一条熟悉的驳船始终不动地、安心地停在离海岸相当远的地方，在那里为新的工程捞取海底的黑沙。驳船附近，一些潜水员在打捞一条深海中的货船，他们已经打捞了很多天了。那艘货船是在一

九四一年被炸之后沉入海底的。那一年夏天这艘船在运送粮食，当时船舱中装满了小麦。据说，小麦在海底至今没有腐烂，只是变成了黑色。有一次潜水员在向沉船潜行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一座不知何时沉入海底的希腊古城的废墟。如今，这座废墟也引起了这些枯燥无味的考古大学生们的兴趣。

在姑娘们看来，这里的一切是如此地平淡无奇，如此枯燥乏味。只是春天或者夏末，才偶尔地从遥远的天际出现那艘“猎户星号”实习船，甲板上站着许多航海学校学生。这艘船或者外出归来，或者扬帆出发，都要显出一副神气活现、不可一世的样子，擦着这一带海岸匆匆驶过；它行驶在海上，好象一点重量也没有，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好象是神话中的仙舟；它扬起满帆飘然而过，就象姑娘甜蜜的梦中的幻影。它驶过了，象远游的云朵那样飘然而去，直至消失，看不见了。

又是平淡无奇的日子。那梦幻般的“猎户星号”已经消失，又是那熟悉的驳船和它捞取的黑沙。

姑娘们已经分配过了，已经拿到了分配通知书。未来的护士和医士们就要各奔东西了：有的对分配感到高兴，有的不太开心，有的从分配委员会走出来笑逐颜开，有的眼泪汪汪，泪珠儿象小溪那样从睫毛上往下淌。这真是难挨的一天哪——姑娘们的命运就在这一天决定……英娜·雅戈尼奇很幸运，她在分配的那一天从办公室里跳了出来，眼里闪着喜悦的光彩：“咱们各奔东西，我可是要回库拉耶夫村了！”

分配的地方完全符合她的志愿，所以说，她很幸运。在分配之前，为了更有把握起见，库拉耶夫村为她寄来了一份申请书，农庄主席要求将英娜·雅戈尼奇派回她的故乡。毫

无疑问，这在分配工作的天平上占有一定的份量。而且可能是决定性的份量。因为提出这个要求的不是一个等闲的人，而是全州闻名的契列得尼琴柯：他从前是个康拜因手，如今是整个滨海地区有名的先进集体农庄主席，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有影响的人物，谁能对他的请求置之不理？

英娜真的十分高兴：她就要回到家里，见到亲人，去给乡亲们治病。她很快就要登上“流星号”，劈开浪花，朝家乡驶去；这城堡，这城堡里的羊群和萋萋的荒草，留给别人去欣赏吧。迎接她的将是另一个天地：象足球场那样平坦、辽阔的滨海草原，低低的、参差不齐的海岸；从海上就能看到那赭色的粘土层，上面是清晰可辨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带；那黑土连同上面的青草和水草的根，年年在风暴怒吼的秋季受到大海的吞噬。

“英娜，你学习成绩这么好，可以到好一点儿的地方去。”克拉娃·普利霍吉柯说。她和英娜虽然很要好，但总是存有一点儿嫉妒。“你可以到第一流的疗养院去，譬如说，可以到木兰花丛里，到柏树林中去……你现在却是去库拉耶夫村……”

“是我自己要求的。”

“你不觉得遗憾吗？”

“不觉得遗憾。”

不过，在她的脑海里偶尔也真的闪过一丝疑虑的阴影：真的将来不会觉得遗憾吗？回库拉耶夫村工作，有什么值得她高兴的呢？说不定，小丫头，有朝一日你会哭鼻子的，那不就迟了吗？回到库拉耶夫村去，那未来的情景，她自己是看得很清楚的：机务人员端着血肉模糊的手来找你，你得擦

洗伤口上的灰尘；在田野里劳动，工伤事故实在不是稀罕事，特别是在夜间。前来找你的有妇女、烈属，她们害着各种各样的痼疾；有脾气古怪的退休人员，来向你索取延年益寿的药方；你还不得不拚命去向联合医院争取每一张病床，因为本农庄的医院至今还只是在设计阶段；而在“联合扩大医院”里，床位不足，有时病人要睡在走廊上，好姑娘，你的麻烦事将来有的是，不要发愁没有事情干……

“孩子们，美丽的孟加拉——这要看怎样去理解……”

薇拉·康斯坦丁诺芙娜说，“依我看，所以说它美丽，是因为它最殷切地等待着你。”

这话真是说到人的心坎里去了！英娜默默地、感激地望着女教师：库拉耶夫村确实在等待着她。父亲，母亲，乡亲们……还有那个人，他那热恋的眼睛在远远地向你闪动，夜晚你向他默送过多少火热的信息，为他谱写过多少隐秘的、总也没有寄出的歌曲。

## 二

有一支歌叫《爱的归宿》，这只歌诞生在英娜初离家乡时的一个夜晚。在那些夜晚，英娜因为离别了库拉耶夫村，心里十分难过，并且常常有一种使她不安的预感。这时她觉得，只有将激情凝结为歌声，将痛苦、热烈的倾诉和心声一起融汇进去，只有借助这种神奇的、炽烈迸发的感情力量，才能保留住她最怕失去的东西。不是她想出名，不是因为年轻人好出风头、寻开心，而是内心深处迸发出了真正的心声。英娜认为，这支歌不是她一个人创作的，是女友们帮她配曲，

又是音乐学校几位年轻教师协助她将曲调写成五线谱的；她认为这支歌是靠集体的力量和激情才登上舞台、被人传唱的。大家认为这是她的谦虚。英娜·雅戈尼奇获得了女诗人的名声，虽然也免不了有些尖刻的挖苦话，说她是“沙孚<sup>①</sup>再世”，说库拉耶夫村出了一个玛露霞·朱莱<sup>②</sup>。

意外的成功没有使英娜陶醉，她在学习上依然十分勤奋，在实习中依然十分认真，丝毫没有懈怠；因为对于她来说，不是笔头子，而是注射器的针头子比其它一切更为重要，更为有用。歌曲毕竟是歌曲，今后她将从事的是经常的、长期的、平凡的工作；姑娘准备拿出库拉耶夫村人那样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投入将来的工作；有志者事竟成——她没有忘记父亲这一教导，而且她正在脚踏实地地照这样去做。但是，这次无意之中的创作冲动，在英娜心上不是没有留下痕迹，她不止一次察觉到自己怀有一个希望，希望这支歌传唱开去，希望这支歌通过无形的途径，到达心上人的耳边和心中，让他听到这支歌，也感到温暖。她常常在想，他现在很痛苦，他在那里，为了赎回自己的罪过在劳动，日子很不好过。过去他总是驾着他那“爪哇牌”摩托车象个森林妖魔那样在海滨到处飞跑，结果有一天冲进了少先队夏令营的孩子群里……虽然这是无意中肇事，只是因为车子开得太快，没有刹住，但这怎能成为开脱罪责的理由？而且当时他是喝了酒的……她最不喜欢他喝酒，对这一点最不能容忍。妈妈和邻居们都在责备她：你怎么和这种人在一起？他是流

---

① 沙孚——纪元前7—前6世纪古希腊女诗人。

② 玛露霞·朱莱——十八世纪带有传奇色彩的女诗人，有些民间流传的乌克兰民歌是她创作的。——原注

氓、浪子，你是全校第一名，眼看就要做医生了……这些话她耳朵里听着，心里觉得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她想到那一天，他们一块儿在沙嘴上，在游泳禁区内游泳（对于他来说，哪有什么禁区？），那一人多高的海浪翻滚着向他们扑来，那白色的沙滩上只有鸟爪儿划出的奇形怪状的花纹，是他们首先印上了人的足迹；她在这里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甜蜜。一想到那情景，一切明智的大道理便立刻烟消云散。他们两人在一块儿游泳，嬉戏，彼此往身上浇海水玩儿，那是多么幸福啊！在那里他第一次将她抱在手臂上，轻轻地从汹涌的浪涛里抱出水面。那样温柔地抱着她，一面走一面热烈地吻着……那双手臂，一点也不轻狂，而是那样温柔可亲，她永远也忘不了。因为这双手臂充满着爱情……在这双手臂的魅力和醉人的温柔面前，一切不相干的说法都销声匿迹，一切理智的声音顿时化为轻风。

他很少给她来信。不但来信很少，而且在信中越来越吞吞吐吐，费人猜测。不过，很快她就要回去了，他们总会在库拉耶夫村见面的。他如今又是什么样子呢？他的灵魂究竟怎样？是因为改正了过去的一切而感到无比振奋，仰慕人类最美好的情操，还是仍旧丢不掉那些粗野的、屡劝不改的恶习和那些令人厌恶的下流话？

这是现在最使她感到不安的心事。每当她同姑娘们登上炎热的一天过后还散发着暑气的古城垣，总是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想到他。她倚在城垣的古石上，那一块块古石，被对情侣的臂肘磨得发亮，等她回到库拉耶夫村，也许会常常想起倚在古石上度过的这些惆怅的黄昏。微风从海上轻轻吹来，晶体管收音机不再一股劲儿地播放刺耳的华彩经过句，

除了偶尔能听到姑娘们清脆的笑声，一切都静悄悄的，人们等待着接受大自然厚意的恩赐，只等那一刻到来：从幽暗的天际，从夜色朦胧的神秘的深处，月轮一跃而出，将一条银光闪闪的长带抛在大海上。

古城堡已有二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从挂着罗马旗帆的战船第一次在这一带海岸出现，已经过去了几十个世纪。奥古斯都及其军团的遗物已成了灰土，古城堡的废墟已成了野游的场所和考古工作者探宝的地方——无情的岁月在改变着一切，也许只有海上这条充满诗意的、银光闪闪的长带，这条恋人和诗人心目中的神话般的银毯，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等月亮渐渐升起，倒映在珠母般亮闪闪的夜晚的海水里，这时幽暗的夜色中就会出现一种神秘的气氛，最喜欢吵闹的、一向喋喋不休的人都要变得鸦雀无声，姑娘们会更紧地靠在自己的潜水员身上。他们的目光静静地、深情地饱餐着梦幻般的月色，这真是难得的时刻，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刻，似乎大自然本身此刻正在加意地显示它所创造的万物的永世长存的神秘力量。整个环宇洒满了月光。在这样明媚的月夜，大海显得多么辽阔，那气势多么动人心魄！……

月轮跃出，在静寂中渐渐上升，离了天际，升上天空，这时又重新热闹起来，是谁在城垣上掏出一把花生，网袋里的啤酒瓶也碰得响了起来。这时潜水员尤其热心地在姑娘们面前夸耀自己日间的战绩。

“人家喜欢将船弄沉，我们可是专门喜欢往上捞！……”

“你们捞了多少天啦，船还是在海底纹丝不动……”

“姑娘们，这可不是捞一件玩具！”

“丫头们，割一个阑尾炎，一刀也割不好，这可是水下

作业，你们以为就那么容易？给你头上再套一个铁头，连耳朵都罩住，好，到水下去吧，——你们以为这是好玩儿的事？到了海底，看到的是一个老大的怪物，上面蒙着淤泥和贝壳，满身是苔藓，象一只长毛大象，简直叫人弄不清该从哪一面下手。首先得用水力冲击机在船下面打出一条隧道，安放浮筒，然后往浮筒里拚命打气。为了安放浮筒，你就得在船下隧道里钻进又钻出……自己明明知道，上面是几千吨钢铁，可还是要往底下钻，你们以为这是简单的事？”

小伙子正要將啤酒瓶远远地摔去，摔向他们日间钻进钻出的可爱的大海。

“你别胡乱摔，孩子们正在那里游泳！”

“请原谅！我们粗野惯了……”

“粗野不值得夸口。”

下面传来溅水声和笑声——渔民的孩子们正在城堡脚下海湾里尽情地玩耍：他们一面在游泳，一面嬉戏，在水里翻筋斗，钻进又钻出，活象一群小海豚。

一些学考古的大学生也来参加夜游了。原来他们并不是那么枯燥无味。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脸刮得光光的（留胡子的除外），十分有礼貌地邀请姑娘们跳舞，伴奏的是一架十分陈旧、发出叮叮响声的磁带录音机；舞罢，为了满足姑娘们的好奇心，他们谈起自己的工作，谈起这一天挖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本来以为挖到的是一把百人队长的长剑，结果是一个生锈的、象铜钱那样大的小铁片。”他们自己也笑了起来。“也许，这是长剑生锈烂得只剩下这么一点儿。”

“不过我们今天还是有收获的。”有一个胖胖的潜水考

古实习生不服气地说。“今天从海底捞到一堆双耳瓶的碎片……里面盛过树脂、松香……”

“最有价值的，是我们弄到的一块白云石碑，上面还有字呢。”一个长腿的考古专业实习生补充说。

“什么字？上面写的是什麼？”姑娘们追问说。

“这位是罗萨夫斯基，他是我们的语言专家，他能辨认。”考古专业大学生们指着一个留小胡子的瘦长小伙子说。看样子，这个小伙子因为他那十分漂亮的、卷曲的小胡子感到有点不自在。

“已经辨认出来了。”他坦然地回答说。

“要是不想留一手，就讲给我们听听。”斯维特兰娜·乌西克紧追着说。

“我的生母是雅典人，生父是日耳米昂人……”留胡子的小伙子清晰地念着，一面目不转睛地望着英娜·雅戈尼奇。“……我的名字叫捷奥道拉。我到过许多国家，遍游本都海<sup>①</sup>，因为我的父亲和我的丈夫都是航海者。我在爱神与缪斯庇护下度过的岁月是极其幸福的！……我生下一个酷似我的女儿，便在这充满无限希望和生机的青春年华，离开这阳光灿烂的人世，进入永恒的世界……”

“底下呢？”英娜问道，不知为什么她很激动。

“底下残缺了……”

英娜认识这个小伙子，有一次在区文化宫别人给她介绍过。他觉得他有一点吸引人的地方（可不是小胡子！），眼神是那样纯洁无邪，还有一点儿天真，有时他讲到他们如何发掘埋

---

① 本都海是古希腊人对黑海的称呼。

在千年土层下面的古城，讲到古罗马的原野——那繁荣的草原——是如何壮观，或者讲到在这里新发掘到了其它遗迹，这时候，他的眼里还闪现出灵感的火花。对于别人来说，不过是碎瓦片、小铁片，对于他说便是难得的宝物；他在研究出土的宗教迷信品方面也很有两下子。譬如说，一件很平常的东西，他能看出是古希腊斯基福游牧民族的一种护身符，斯基福人认为带着这种东西，便能驱除妖邪，不害眼睛，打仗不失败，趋吉避凶。罗萨夫斯基不知为什么认为英娜对考古感兴趣不单是出于女孩子的好奇心，而是有更重要的原因，所以他经常弄一些有关古希腊方面的书和画册给她看，画册上都是印制精美的古代艺术家的作品，其中表现了那时人对鸟兽、草木、五谷、森林神或水神的膜拜……这充满诗意的爱情和野蛮的暴行、可以驰骋丰富的想象力的古希腊世界，这位考古专业大学生在其中纵横自如的世界，确实使姑娘十分向往。他的脑子比得上电子计算机：他记得许许多多奥维得的诗歌和古代作家的论文，在他们认识的那一天，他就对英娜背诵了古代医生希波革拉第<sup>①</sup>的论文《论空气、水和环境》中很长的一段，今天他又这样充满激情地背诵这位捷奥道拉的自述，那样流利，一点也不含糊，叫你简直弄不清：是今天刚辨认出来的呢，还是以前就背熟了的？可是为什么他背诵的这段碑文，他读出的这古希腊时代的奇异的声音，特别使她平静？何等熟悉啊！说也奇怪，这个古代年轻女子，这个有着诗情和文雅天性的女子，竟然激动了她的心，——英娜要是能遇到她，她们会交成朋友的……如今

---

① 希波革拉第(约公元前460—前377年)古希腊著名医生和自然科学家。